

新概念全国作文大赛获奖者倾力打造
《萌芽》作者群最新力作

陈平 主编

瑶
琴
卷

锦瑟年华

JINSENIANHUA

女
版
小
说



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
北京出版社

瑶琴卷

陈平
主编



JINSENIANHUA
锦瑟年华
女版小说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锦瑟年华·瑶琴卷(女版小说)/陈平主编. —北京:北京出版社, 2005

ISBN 7-200-06344-4

I. 锦… II. 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25754 号

锦瑟年华

瑶琴卷

YAOQIN JUAN

陈 平 主 编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
北 京 出 版 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美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880 × 1230 32 开本 9 印张 210 千字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 000

ISBN 7-200-06344-4/I·949

定价: 18.80 元

质量投诉电话: 010-58572393

目 录

白 雪	春水东流	1
	流离失所	51

麻 宁	知道不知道	96
-----	-------	----

塞 宁	易碎物	156
	黑 裙	174

林静宜	爱在别处	193
-----	------	-----

马 晶	鱼 吻	206
-----	-----	-----

刘 洋	信 仰	221
-----	-----	-----

丁明洁	桃 天	235
-----	-----	-----



刘 佳 | 香 客

265

董文颖 | 不离不弃

272

幕间剧

277

2





白雪：1984年8月生，小作家。曾获得第五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。“80后”唯美派和悲情派的代表人物之一。出版有短篇小说集《邂逅相爱离别》。

春水东流

湘江一直记得女孩丽江第一次被妈妈领来的场景，那是她记忆里丰硕饱满的一页，她在很多年以后回忆那一刻，依然清晰而生动，并且伴有微微的痛楚。

湘江走到她的面前，拉起她的手说：丽江，我是你的姐姐湘江。丽江挣脱她的手，固执地往后退，站在墙角里，面容呆滞地掉眼泪。湘江觉得这个女孩离自己那么近，可是她面容里的绝望自己一点也不懂，她再次靠近丽江。丽江突然大叫：我没有妈妈，也没有姐姐，让我回家，我要和阿婆在一起！

湘江的妈妈走过去，紧紧地将丽江搂住：孩子，阿婆死了，死了就是永远离开了，永远不会再回来了，你明白吗？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，我是你的妈妈，她是你的姐姐，你还有爸爸和哥哥，我们五个人一个家，会比你和阿婆的家热闹好多。

丽江的身体僵直在妈妈的怀里，她不再挣扎，只有泪水往下流。妈妈在湘江的房间里为她支了一张床，铺上了一模一样的床单。湘江说：丽江，我们睡觉吧，明天早上一起上学去。她又去拉丽江的手，丽江低着头，跟着她走。她觉得丽江好瘦，穿一件





白色的连衣裙，像一朵清瘦的水仙花。

夜晚的时候，湘江没有像平时那样很快入睡，她想着“妹妹”这个词语，她就这样突然地有了一个妹妹，很奇怪的一种感觉。她听见屋子那边传来了床板嘎吱嘎吱的响声，还有丽江低低抽泣的声音。她下床去开灯，走到丽江的身边，用手轻捋着丽江的头发：丽江，丽江，你是不是做梦了？

丽江没有睡着，她睁开双眼，定定地望着湘江。湘江发现她面色苍白，额头满是汗水，身体裹在被子里瑟瑟发抖。湘江伸手去抓她露在被子外面的双手，手心因汗水而潮湿，手背冰凉。丽江说：你生病了。丽江摇摇头，和着泪水与汗水说：从前胃痛的时候，阿婆会给我敷热水袋的。

那你等一等。湘江转身去敲妈妈的房门，她迟疑地对妈妈说：她，她——那时湘江在想应该用哪一个称呼来称丽江。她最终说，是妹妹，妹妹病了，想要热水袋。

2
她和妈妈来到厨房一起为丽江灌热水袋，她甚至去找了一盒止痛药问妈妈：用不用让丽江吃点这个？之后她靠在门框上，面色茫然地说，丽江，她究竟是哪里跑出来的妹妹？妈妈，你告诉我她是谁，好吗？

妈妈一手提着热水袋，一手摸着湘江的头说：你只用知道丽江是你的妹妹，你有的东西她都应该有，甚至你得允许她拥有的比你多，允许她可以拿走你所拥有的。

湘江站在原地，低声对自己说：原来妹妹的到来，就意味着我的一切被她分享，被她占有。

那一年湘江与丽江都是九岁，妈妈为丽江重新上户口的时候，把她的生日改成了和湘江相同的。丽江是妈妈好朋友的女儿，她的爸爸妈妈死于一场车祸，从小跟着乡下的阿婆生活，阿

婆老了，死了，妈妈就把这个女孩接到了城市，将她收养。

湘江在很久之后知道了《金刚经》里的八大神怪之一阿修罗的故事，如果为男性，则相貌丑陋，如果为女性，则有美艳容貌，与她相遇的人都会爱上她，也必定会因此而遭受苦难。湘江听说了这个传说后第一个想到的人是她的妹妹丽江，当她第一次见到丽江在墙角哭泣的时候，她从没想过这个女孩在日后会成为一个灾难的符号。

第二日清晨，湘江很早就醒来了，她没有叫醒仍在熟睡的丽江。她想起昨天晚上丽江的头发被汗水沾湿的样子，还有冰凉的双手和发抖的身体，她想让妹妹多睡一会儿。她轻掩上房门一个人上学去了。整整一个上午，湘江都在想，为什么那样瘦小的一个孩子，面容中会有那么一种残酷的决绝的神情呢？

中午放学后湘江去学校旁边的中学找住校的哥哥怒江。在有很多人喧嚣的学生食堂中，湘江对他说：咱们多了一个妹妹。他隔着桌子瞪圆了双眼大声说：告诉你多少次了，讲话声音要大点，我听不见。

湘江重复了一遍，声音仍然很小。可是这次怒江听见了，他放下了碗筷，怔怔地望着她很久，最终说了一句：她来了，她还是来了。

湘江回到家里的时候看见丽江和爸爸妈妈坐在桌前吃饭，丽江的长头发披散着，穿着湘江的果绿色的睡裙，蜷缩着身子拨弄裙边的流苏穗子，头埋得很低，没有吃面前的米饭。妈妈让湘江又吃了一次，叫她陪着妹妹，丽江会多少吃一些。结果那一天的饭桌上，湘江吃了很多，丽江却始终低头沉默。到了下午的时候，湘江看见丽江一个人去楼下的小店里吃米线。

丽江是在大山处长大的女孩，童年时代最常做的事情是爬





到山顶伸手抓头顶的浮云，她一度觉得它们像极了阿婆种在园子中的花朵。丽江很小的时候阿婆就教她认字，从身边的花朵树木和草药教起。所以丽江对文字的最初的感知，便是如花朵一般美丽，如植物一般清香，这一种认识，甚至影响了她日后对人性，乃至对生命的体察。丽江从小是迷恋繁丽色彩的女孩，在乡下的家里，阿婆用蜡染的布匹亲手为她缝制衣裙。她穿着绚烂的长裙站在山顶的花地中，面对花朵的盛放落寞地微笑或流泪。那几年，是她心底唯一留有温存的日子。

丽江第一次跟着姐姐去城里的学校，她见到了一个与乡下的外婆家完全不同的世界。她站在讲台上，有些紧张地望着台下穿蓝色校服的孩子们，老师让她作自我介绍，她沉默着，没有讲一句话。湘江站起来，替她说：她叫丽江，是我的妹妹。

下课的时候有很多男孩子来到丽江的身边，他们嘲笑丽江身上蜡染的衣裙。那是丽江最喜欢的衣服，她穿上它，像从云南过来的女孩。丽江腰杆挺得笔直地坐在座位上，声音很低，语气很沉地说，不要碰我，离开我！男孩子们哄堂大笑，为首的一个去拽丽江的辫子，她一下子仰身翻了过去，身子悬在半空中。湘江跑过来去推那个男孩子，自己却被撞倒在了地上。她爬起来，看见丽江的脸庞像一朵在雨中猝然绽放的花朵，那个男孩把自己的脸贴近丽江：你说什么？你敢叫我离开，你再说一遍，我看你敢不敢再说！

白痴，滚开，滚开，你滚开！

湘江呆呆地站在原地，惊慌得讲不出一句话，她一向是柔软温顺的女孩，没有见过这样的激烈。她转身奔跑起来，跑到旁边怒江的中学，站在怒江面前，面色绯红喘着大气说：哥哥，哥哥，丽江被人欺负了！

怒江面色沉了下来：我就知道是她，我知道她早晚会惹事。

哥哥，来救救丽江，她是我的妹妹，咱们的妹妹！湘江拉着怒江赶到学校的时候，教室里已经安静了好多，丽江抱着书包站在后面的黑板旁，双目憎恨地望着人群。怒江看见一个男孩子站在她身边，不停地转来转去，挑衅地笑。他走过去，一把抓住男孩子的衣领，狠狠地扇了两巴掌：你记住，丽江和湘江都是我的妹妹，不准你欺负她们！

丽江突然说：不要你来管，这些都是我的事情，你不能打人！之后丽江抱着书包，转身出了教室。湘江看着她的这个刚刚冒出来的妹妹一步步地远离，她的长辫子，她的蜡染的小花裙，还有刚刚她摔倒在地上时小腿上蹭烂的伤口。湘江已经意识到，她的平静，会因为丽江的出现而有所改变。

哥哥把湘江送回座位上，叮嘱她不要想太多，好好上课，他一个人出去追丽江。他在校园里那条小路的尽头看见一个瘦小的女孩，拎着巨大的书包，步履不稳地行走，隔了很远的距离，可他仍旧感觉得到她的孤独与不安定。怒江在校门口追上了丽江，这是他第一次与这个在很久前就已知道的妹妹见面，他清楚他的家庭与她的家庭的纠葛，清楚他的母亲是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态收养了别人的女儿。他清楚可是他不能让她的妹妹湘江同样知晓这件事情，他清楚可是他不能让他的父母知道他清楚。也许隐瞒，能够让更多的人好过。这是一个隐忍的面色黝黑的少年，在他的十三岁那一年独自守着一个上辈人的秘密。

怒江从身后去扳丽江的肩膀，她转过身来，像已经想了好久一样，面色凝重地说：以后我的事情，你和湘江都不要再管。怒江望着第一次见面的妹妹，她的容貌是冷清而散淡的，单眼皮，薄嘴唇，瘦削的身体不堪书包的重负，摇摇晃晃地站立在他的面





前。他想到另一个妹妹湘江，灵光的大眼睛，甜美的面庞，常常低着头浅浅地笑，他疼爱至极。有些人，始终拥有平和幸福的生活，有些人，却注定带着满身的棱角独自行走，在苍茫的人世间撞出无以弥合的裂痕，比如丽江。

怒江说：我才懒得管你，我认可的妹妹，只有湘江。我只是不愿意她为难。

丽江怪异地笑了，恍惚地摇着头，身体又开始不稳地摇晃了起来，或许那叫做颤抖。她把书包扔在地上，蹲下身去系散开的鞋带，然后站起来，拍拍裙子上沾上的泥土，一个人蹦跳着轻松地走远了。

你要去哪儿？你给我回来！你要是丢了，妈妈会责备湘江的。他在她身后怒喝。

她突然停下脚步，背对着他站了很久，之后缓缓地转过身来。怒江看见了她茫然的神情，她低低地说：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儿。是啊！我能够去哪儿呢？

那一天，丽江和怒江等湘江下课，放学的时候，三个人一起回家。怒江走在最前面，分别提着丽江和湘江的书包，步履匆匆地行走。过马路的时候回过头来吹一声口哨，提醒两个妹妹小心车。湘江走在最后面，她看着一直低着头不看路的丽江，她怕她走丢，她觉得执迷的人永远都没有方向感，这个想法，即便在她长大之后仍旧持续了好久。

那一天是北方小城的夏季里难得的一个阴天，三个不谙世事的孩子，在中午还没有散尽的雾气里沉默地行走。他们大抵都还不懂得什么叫做沉重，只是每个人都感觉到了，他们已经被一种莫名的关系紧紧束缚，挣脱不得。没有人有能力预见，这样的束缚，会将他们原本各自不同的生活影响得何等深刻，何等长久。

他们唯一能够做的，就是沿着宿命的轨道，不动声色地行走。

回到家里以后谁也没有对爸爸妈妈提起上午的事情。怒江说他不愿意再住校，寝室的男孩子都抽烟，在夜晚点着蜡烛打牌，太吵闹。其实这些事情他都是领头的，真正的原因，只是他想要回来照顾湘江，这是他唯一认可的妹妹，他不知道丽江的到来，会给湘江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冲击。他得护着这个柔和的女孩，这个自小在他的怀里低声哭泣的女孩。

自丽江来到这个家庭，爸爸妈妈苦心组织了很多次家庭出游。两个中年男女放弃了很多而一路风尘地奔走忙碌，只为了三个孩子的开心。但除了湘江努力装出的笑容外，另外的两个孩子都始终是一副郁郁寡欢的神情。怒江长到了十几岁年龄，桀骜的青春里面满含了与世俗不合的叛逆，逃课，打架，吸烟，追漂亮女生，把青春浸渍在肆意的自我中。丽江仍旧沉湎于幼时关于山顶的花朵的记忆中，喜欢穿染布做的奇怪的衣服，不和外人接触，讲怪异的话。只有湘江，从小就是柔顺快乐的孩子，令人放心。

父母的努力也许是徒劳，因为这个家，毕竟介入了其他的成分。很多人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亲密无间地相处，很多事，也不再能够顺理成章地发生。

湘江的成绩一直都好，并有着标准的漂亮长相，为人和气，很惹人喜爱。丽江却像一株绽放在生命边缘的野酸梅，有骄傲的锋芒，带给人刺骨的疼痛，她常常用一种怪异的眼神望向湘江，让湘江猜不透她是喜是怒，是哭是笑。湘江想起了她第一次去拉丽江的手时被丽江甩掉了的景象，她觉得自己不懂丽江，一直都没有懂过。丽江在长大之后质问过一次她的姐姐：你只是可怜我罢了，你始终没有看到过我的灵魂。湘江记得那一天下着很大的





雨，两个女孩，两个互称作姐妹的女孩在雨水中站了很久。湘江想，我的确没有看到过你的灵魂，可是你，何曾肯让我看到过？

是的，丽江从来不给她的姐姐一个机会，让她进入自己的内心。她觉得她生命里的一些事情在几年前她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，比如说她永远不会有父母，比如说她只爱死去的阿婆和开在泥土中的花朵。她排斥着周围一切不离不弃地爱着她的人，当湘江看见她站在墙角无声无息地掉眼泪的时候，湘江多想搂住她将她亲吻，多想用最明亮的声音喊她无数句妹妹，妹妹。可是她不允许这样，她不再给任何人一个爱她的权利，有人为她准备了满心真诚的爱打算无偿付出，只是她，都懒得接受。丽江这样的一种固执，让她终年同温暖背离。而湘江，大概就是那个预备着永久无偿付出的人。如果一个人的付出不肯被另一个人接受，那么付出的人与不接受的人究竟是哪一个更可悲？

8

湘江一直记得九岁那年秋天的一个周末，阳光很好的下午，她趴在窗户上听广播。那时丽江在翻看她从乡下带来的书，大多数是关于花朵的种植和分类，都是阿婆从前保存的。丽江突然向床上倒去，然后捂紧双耳蜷缩成一团，她对着湘江大喊：你能不能把广播关了？吵死了，吵死了！吵得我的耳朵快要被震炸了，吵得我的花朵快要被震碎了！

湘江立即关了广播，她转过身去，看见双眼紧闭，浑身颤抖的丽江。湘江走过去，她想按住丽江的双肩让她抖动得轻微一点：好妹妹，不要怕，我关了广播，现在不吵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谁料湘江刚伸出手，丽江就猛地从床上跳了下来，一下子滚落到地上。她的身体半卧着，把自己的头狠命地向床架砸去。湘江冲了过去，半跪在地上抱紧丽江的头：怎么了怎么了？丽江你这是要做什么？

丽江在湘江的怀里剧烈地挣扎。放开我，不要你们管我！

湘江不离不弃。我扶你上床，不要再撞头了好吗？丽江你听我的话好吗？

放手，放手！再不放手我拿剪刀扎你！

湘江仍旧抱紧妹妹。好孩子，我们不要再这样了好吗？

丽江的双眼开始绽放一朵迷惘而仇恨的花朵，你不要怪我，我警告了你可是你不听。之后，她的手伸向床头，摸到了她的枕头下那把熟悉的剪刀。湘江，不要怪我，你不能够怪我。她举起了剪刀，朝着湘江的小腿狠狠地扎了过去。

湘江的表情瞬间凝住，她缓缓地松开环绕丽江身体的手，泪水同血水一同默默地涌了出来。她摇着头，掀起裙子去盖流着血的右腿，裙子太短，伤口始终暴露在外面。丽江，你是我的妹妹，我以为你不会，我从没想到你会这样。湘江隐忍着疼痛，艰难地从地上站起来，她试着往前走，没有站稳，趑趄地倒在了丽江的床边。小腿上的血往下流着，很快浸透了她脚下的白袜子和蓝布鞋。她轻轻一踩，像踩在一片花瓣肥厚汁水饱满的花朵之上，那花朵向外绽放着红色的气泡。湘江想，妹妹，你叫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么多新鲜的血液。

之后丽江看见那被她扎伤的姐姐换了长裤，掩盖住了伤口，看见她找纱布来包扎，涂了一些药粉，看见她洗净了自己染红的袜子和鞋，挂在阳台上晾了起来。她最后走向丽江，语气冷静地说：你是故意这样的，但不要告诉爸爸妈妈。

丽江对自己说：我这样欺负她，她为什么不憎恨我？

这是一些关于丽江和湘江年少时的悄悄隐藏的往事。在长大之后，湘江每次见到丽江遭遇灾难或是因泪水而沦陷时，她的那道被丽江留下的伤痕就会隐隐疼痛。她在夜里很多多次地抚摸它，





她觉得丽江的这一剪刀或许不是扎向她的，丽江只是想扎向这个世界，却被她那样不经意地撞上了。她替这个世界承担着丽江的憎恨与诅咒，她包容着她，她想起她的妈妈能够允许丽江夺去她曾经拥有的东西，或许丽江注定是那个由她来疼爱的妹妹。

自九岁那一年之后的很多年中，湘江都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这一段年少往事，她努力把丽江放到一个安全的位置，不让别人误解她，伤害她。直到在她们长大之后，在很多事情都已散尽的时候，丽江才主动地把这件事情讲给了她们的哥哥。怒江说：我知道，我始终知道，她一直默默地承受着你给她的伤口。只有她，只有湘江，是你这辈子不应该忘记的人。

那个时候，应当是很久很久以后吧，那个时候，这三个孩子的生活都应当有了许多的改变了吧。

成长这一件必然要到来的事情，最终如夏日午后的暴雨一样轰隆轰隆地压将下来。湘江长成了甜美妩媚的女孩，和气地讲话，安静地行走，值得所有人来疼爱。十六岁的那一年她遇见了男孩子苍生，他像她那样有很好的成绩，用温和的笑容对每一个人，内心如深海，藏着一些冰冷的年少往事。湘江和苍生持续着写了两年的信，在湘江的文字中，只有九岁之前的回忆，和对未来的幻想，关于丽江的那一段，她全都隐了去。苍生渐渐地知道她的哥哥怒江，也了解了她的如小公主一般的童年，只是苍生隐约地感觉到，这些年有一个不为他知晓的人，在湘江的心中很重很重，这个人，大抵能够耗尽湘江心底全部的爱的气血。

星期六的时候，苍生常常把湘江带到城市边缘的铁轨上看火车。湘江有完满的安定的童年，没有坐过火车，没有遭遇过离别。苍生指着铁路的尽头告诉她，每一段铁轨都有相聚和告别的故事上演，每一个车站，都是终点，也都是起点。湘江想起妹妹

丽江，九岁那年她从乡下坐火车来到城市，在车站，是一个故事的结束，还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？湘江知道，丽江一直固执地认为她的生活不会再有开始，她觉得自己是命里注定破碎的人，不断地告别，颠簸前行，在每一个或温情或沦丧的地带流离失所，与幸福永远错肩。湘江想起丽江，心底最柔软的一块领地会变得潮湿，分不清是血水还是泪水，总之混淆着大片忧伤的记忆，席卷而至。

自丽江长大之后，她逐渐明白，唯一肯不顾代价地爱她的人，只有湘江。她曾经问湘江：为什么，为什么我这样对你，你仍不肯将我放弃？湘江不停地摇着头，在丽江很多次回忆她时她都是那样执迷地摇着头。她说：你是妹妹，是妈妈给我的妹妹，我有的你都该有，我有的而你没有的你都可以从我这里取走。丽江，你是妹妹，记住，妹妹，我的妹妹。

丽江推开她，大叫着后退：我不要我不要！凡是你的东西我都不要，你的哥哥，你的爸爸妈妈，都是你的，永远也不会属于我！

傻孩子，我会分给你你想要的一切。你一旦想要，我会全部分给你。

想要的一切，这样重的词语。湘江自说过这话后，就从没有后悔。

那一年湘江用她的柔情疼爱着两个人，妹妹丽江和哥哥怒江。她把怒江从打架的街头领回，替他瞒着父母，她的零用钱全部花在购买药上面，消炎药、止痛药，还有给丽江的安眠药。每次给怒江包扎完伤口，兄妹两个就那样顿挫而沉重地抱头痛哭。哥哥，哥哥，为什么要这样，为什么不肯好好对待自己？

湘江，你我殊途同归。你明知丽江是伤口，是疼痛，你仍不





停地走向她，越走越近。有些事情，你或我都始终无能为力。你不肯放弃，我也是，固守着自己的坚持，没有退路。

怒江自他十三岁那一年之后就从来没有把丽江当做妹妹，他觉得唯一值得他疼爱的，只有湘江，那个在他的伤口里绽放甘美笑容的妹妹湘江。他看着这个女孩执迷地沉溺于对丽江永无休止的给予中，他在想起丽江那猫一样灵犀的双眼，深沉的黑眼珠一片空白。他觉得他的湘江会毁在丽江那一派空灵的神情中，他知道在那两个女孩之间，已经有一种莫名的默契，他无法介入，亦无法将其拯救。

丽江和怒江很少讲话，有时两人单独在家，都各自把房门关上，禁闭着心灵，成就着自己的寂寞。丽江常常在房间中发出巨大的声响，然后她走出屋子找药，长发散乱，胳膊上有破碎的伤口。怒江忍不住吼她：你总是这样霸道，你并不想伤害你自己，你只是要湘江为你难过，为你疼痛。你知道她肯付出，你看定了她，不愿意放过她。

12

丽江端着一杯冷水蜷缩在沙发中，安静地把一颗颗药片送进胃中，她与怒江在空旷的客厅里相对，有那么一瞬间，周围寂静得能够听见水从她的喉咙往下滚动的声响。在怒江说那些话的时候，丽江的面庞一直呈现一种讳莫如深的神情，嘴角微微向上牵起，像在轻笑，双眼却睁得滚圆，眼珠定在中央，没有一丝表情流过。怒江不明白，为什么她永远不会拥有湘江那样一张明媚甜美的笑脸？

丽江喝完了药，主动对怒江讲话：你知道吗，你的母亲因为负罪，才收养我，才这样千方百计地对我好。她害死了我的父母，是她，她提前开始了我的一生，又让我提前结束了童年。

怒江脸上的青筋顿时暴起。闭嘴，你给我闭嘴！她将你养了